

當「年」從動詞變為名詞

王連翠

指間歲月

不知從何時起，對年的期盼漸漸淡了。歲月悄然流逝，每每驚覺，又至年關。如今商場裏的年貨大集喧囂奪目，網購平台更是將萬千商品送至指尖。可這一切，卻總在不經意間，勾出心底那一幅最溫暖、最鮮活的光景——兒時牽着父母的衣角，擠在摩肩接踵的年集上。那，才是真正屬於年的味道。

在那個物質尚不豐盈的歲月，「年」是孩子們心中最隆重的盛宴。它意味着終於能嘗到平日的難得之甜，意味着一身從裏到外的新衣裳。對於家家戶戶子女眾多的母親而言，這身新衣是一年到頭最珍貴的犒賞。於是，趕年集，便成了我們心底一份近乎神聖的溫情企盼。

家鄉的年集，在臘月二十四這天達到鼎盛。這一天是小年，要「辭灶」。供奉灶王爺的「灶果」，對我們有着莫大的誘惑。父母總怕買早了，會被我們這幾個「小饞貓」偷吃精光，故而總要挨到當天才從年集上「請」回。供奉儀式一結束，那包甜甜的果子便落入我們早已伸得長長的小手裏。那一刻的甜蜜，足以點亮童年對一個臘月的期盼。

年集之日，是鄉村一年中最沸騰的時節。我記得自己曾死死攥着母親的衣角，眼睛卻被人群中一個老漢草靶上的冰糖葫蘆勾了去。那晶瑩的糖殼在冬日稀薄的陽光裏，像一小團火。就那麼一楞神，手心裏一空，再抬頭，已是陌生的背影。巨大的恐慌剛要把我淹沒，一隻溫熱的手就從人縫裏伸過來，重新攥住了我——是母親回頭尋我。她沒說話，只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些，繼續往前擠。那場人聲鼎沸的喧囂，瞬間在我耳裏靜了下來，只剩下手掌傳來的一圈篤定的、安心的汗濕。鄉間土路被趕集的人潮夯得更加瓷實。身前後都是人；鼻腔裏鑽進來的是塵土味、新布味、牲畜味和隱約的糖香；耳中充盈着打招呼聲、討價還價聲、孩子突發的笑鬧或啼哭——這一切混成一片厚重的

喻鳴，暖烘烘地托着你往前走。那時多見獨輪車，一邊坐着家中長者，老人懷裏常護着一籃準備換錢的雞蛋；另一邊則載着興奮不已的娃娃。一路上，鄉鄰的寒暄、孩子的嬉鬧、大人的叮嚀，再混雜着籠中雞鳴豬哼的聲音，交織成一曲粗獷而熱鬧的年集交響。那籃雞蛋，那隻養了一年的雞或豬，是一家人辛苦的積攢，換來的錢，便化作了車把上沉甸甸的年貨，和我們身上盼了一年的新衣裳。

父親是家中採購的主力。他總會買回一個碩大的豬頭和一副豐腴的豬下水，像戰利品般掛在自行車把上，神情裏帶着一家之主的踏實與得意。回家後，他便在院子裏仔細拾掇，清理乾淨的豬頭掛在屋簷下凍着，那是要留到年根兒才煮的壓軸寶貝。母親總在深夜裏煮豬頭。當濃郁的肉香開始在寒冽的院落中瀰漫時，我們姐妹幾個便再也按捺不住，一次次溜進灶房，圍着母親打轉：「娘，熟了嗎？」灶膛裏火苗正旺，跳躍的光映在母親溫潤而疲憊的臉上。「小饞貓們，出去玩兒吧，熟了



▲年集之日，是鄉村一年中最沸騰的時節。

AI繪圖

喊你們。」她總是這樣笑着嗔怪。豬肝總是最先熟的，母親會切下小小幾塊，分到我們迫不及待的手心裏。那滾燙的豬肝猛地燙了一下舌尖，緊接着濃郁的肉香便「嘩」地在嘴裏散開，我們一邊嘶嘶地吸氣，一邊急急地咀嚼。那股霸道的香，彷彿不是被吞下去，而是從此鑽進了味覺的記憶裏，定了居。我們心滿意足地睡去，不知母親獨自忙碌到幾更天。只在次日清晨，於院南牆根的磨盤上，看見一盆已然凝好、顫巍巍、亮晶晶的豬頭凍。此後直到過年，餐桌那單調的冬藏菜色間，便多了一盤令

人眼睛發亮的葷腥。過年，真好啊。年集上，大孩子的目光總黏在花色新衣上，小一點的，則是一串冰糖葫蘆、一把花花綠綠的糖塊或一個神奇的翻花，就能換來一整天的歡欣。直至日頭西斜，人們才滿載而歸。得了新衣的孩子，將那衣裳摺在懷裏，看了又看，試了又試，卻非要等到除夕清晨，才肯鄭重地穿上身。那種純粹的、飽滿的快樂，便是年的味道，深刻至今。

如今，我們過上了從前不敢想的、「天天都像過年」的日子。物質的洪流，輕易沖淡了曾經需要積攢一整年的期盼。或許，真正的年味不在於獲取的便捷，而在於那份共同期待、親手操持的鄭重。我們高效地獲取一切，也輕率地消化一切。過程被壓縮，期待被稀釋，那些曾經用漫長時間熬煮出的滋味，如今在即食的洪流中，難免顯得稀薄。我們似乎什麼都有了，卻又總覺心裏空着一塊，恰是那年集上踮腳張望的焦灼、深夜灶前的等待、試穿新衣前那一夜輾轉——是這些不便捷的空白，賦予了得到以沉甸甸的分量。年味的消散，或許是我們為效率與豐裕所支付的一筆隱秘的情感代價。

近來，鄉村集市似有復興之象，新聞中也常見農村大集火爆的報道。我也曾去過幾次，人潮依然，喧聲依舊。只是穿行其中，目光所及多是陌生的面孔與統一的貨品，再也尋不回童年時那雙攥父母衣角的小手，以及從那手中傳來的、讓人心安的溫熱。

或許，記憶裏的故鄉年集終將消散於時光的巷陌深處，但那份透過歲月傳來的溫熱，卻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底色。每當歲暮天寒，我總覺得記憶中仍封存着那年夜煮豬頭的馥郁香氣，與清晨見到那盆亮晶晶的豬頭凍時的欣喜，眼前仍晃動着灶膛裏明明滅滅的火光——那火光曾映亮母親年輕的面龐，也永遠地，溫暖着我此後人生裏每一個行至的年關。



開往故鄉的列車

李惠艷

開往故鄉的列車載着春光緩緩啟程
車窗外掠過異鄉漸遠的晨昏
掌心攥着未寄的鄉愁與惦念
風從車窗溜進來捎來故鄉的春訊
憧憬在車輪聲裏慢慢生長扎根

鐵軌延伸着奔赴故鄉的綿長路徑
每一聲轟鳴都叩擊着心底的魂

我望着遠方把故鄉的模樣重溫
老屋的炊煙該又在暮色裏升騰
鄉愁是車窗外漫過的青綠田埂

列車穿行在春日的薄霧與晴光裏
我把期盼摺成紙鸞繫在風裏
願它先一步抵達故鄉的土地
告訴親人我正踏着春光向家靠近

告訴歲月我藏着遠方與故鄉的期許

車輪滾滾碾過所有的思念與風塵
故鄉的輪廓在視線裏漸漸清晰可尋
我帶着遠方的收穫與滿心熱忱
奔赴那片藏着牽掛的煙火人間
讓鄉愁落地讓憧憬在故鄉續寫新程

時代詩行

一百副春聯

琦垚

筆尖故事

低着頭走路，默默吃飯，有時候一天也不說一句話。他的世界彷彿沒有過陽光，他是黯淡的，像角落裏一株無精打采的植物。用母親的話說，就是暮氣沉沉，沒有一點青春活躍的氣息。

一家人坐在桌前吃飯，電視上放着一首歡快的歌曲，一群和他差不多的少年神采奕奕地在舞台上又蹦又跳。母親放下飯碗，看着他嘆氣，又說起他的沉悶，無年少人的活力。



●他如願擁有一雙白球鞋。 AI繪圖

他只有把頭埋得更低，更低。一旁的父親撫了撫他的肩，給他夾了一筷子菜，解圍似地說，年底了，你們都有什麼新年願望呀？弟弟妹妹們熱熱鬧鬧地說起來。父親讓他也說說。

本來不打算說，可是他不由自主說出了三個字：白球鞋。那會兒流行白球鞋，他做夢都想擁有一雙。有一回，他夢見自己穿着白球鞋去上體育課，像踩着兩朵雲，跳遠時跳得最遠，跑步時跑得最快，遠遠地在前面。同學們一個個露出驚訝的眼光，老師第一次表揚了他。他終於抬起了頭。可惜只是一場夢。不過，他卻因此開心了好幾天。

沒想到，父親爽快地答應了，但有一個條件，就是寒假期間，要他跟着父親去集市上賣菜。他家開着菜園，與蔬菜打交道是他喜歡的事，他以前也去跟着父親趕集，父親賣菜，他就幫父親整理一下，給買菜的人裝一下袋子，人們還常誇讚他勤快懂事，這也是他生活中難得的一件快樂事。

他也非常爽快地答應了父親。然而，他怎麼也想不到第一天的集市上就遇見了班主任老師。他轉過身，想等老師走過去，可老師已經看見他了，他又只好向老師打招呼問好。父親以前沒見過老師，又驚喜，拿起一把大蔥要送給老師，老師推辭着堅決不要。只見父親把大蔥無奈地放下，拉着老師走到攤位後面，低聲說着什麼。

過了一會兒，老師回頭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，一向嚴肅的老師竟然笑着大聲說：「您這孩子呀，很不錯的，他可是我們班寫字寫得最好的呢。」

他納悶老師為什麼要這麼說，他不過是一個人坐在角落裏，孤單落寞，悄悄在數學自習課上看過一本書法字帖，還被數學老師收走交給了班主任，後來班主任又還給了他，什麼都沒說。也許班主任這樣說，只是想好心地安慰一下家長，總不能說他語文作文不寫，數學不及格，英語單詞默不出，體育課上樣樣都不行。

班主任的這句話給父親帶來了很大的力量，他整個早上都非常開心，不等菜賣完就早早收攤回家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父親把他叫醒，帶他去了縣城，買了毛筆、墨汁、字帖、紅紙，還有一本關於春聯的書。

父親說，他不用到集市上賣菜了，在家好好練字。寫一百副春聯給父親，就可以擁有一雙白球鞋了。他又爽快地答應了。他曾跟着學校的一位老師寫過一年，後來那位老師調走了，他也就怎麼寫了。不過，倒是喜歡書法，煩悶時常喜歡看看字帖。

他如期向父親交了這份特別的作業，如願擁有一雙白球鞋。新年第一天吃過飯，父親說要帶着他一起到村莊裏轉一圈，他有點不情願，所謂轉一圈就是要去村裏人家串門拜年。但看着腳上的白球鞋，他忽然有了一點勇氣，跟着父親出了門。

他吃驚地發現，他交給父親的春聯正喜氣洋洋地貼在村裏人家的門邊。每走一戶人家，都能看到他的字，那麼精神抖擻，剛勁有力，瀟灑從容。他不由得像他的字一樣昂首挺胸，神采奕奕。父親看着他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那一天，他因那副春聯收穫了無數的讚美和鼓勵，那些溫暖的話語，那些讚賞的眼光，照亮了他頭頂上的天空，照亮了他黯淡的世界，他覺得自己明亮起來了，像春天裏一株散發着勃勃生機的植物。

多年後，當他站在講台上，向學生們講「自信」這個話題的時候，他想起了這段溫暖的往事，想起善良的班主任，想起父親的苦心，想起鄉鄰的鼓勵。他們如陽光一樣溫暖着他的人生，把他帶到了明媚的春天，讓他能抬起頭來，笑容滿面地擁抱這個世界。



鄉情涓涓

壓歲錢

李國新

小時候過年，總能收到爺爺奶奶、父母和長輩們的壓歲錢，唯有一位房族爺爺給的，讓我記了一輩子。

我的老家在江漢平原的一個農村，台子叫姜葛台，住着八九戶人家，偏偏沒有姓姜姓葛的，大多是我們李姓族人。我家在台子東頭，最初的房子是土牆，磚塊都是田裏挖了土，曬乾而成，原先朝東開門，後來換成燒窯的青磚，改成坐北朝南的正房。台子中間兩戶是房族，和我爺爺是叔伯兄弟，一戶是芬爺家，另一戶便是我喊安爺爺的。



●我永遠懷念安爺爺和安奶奶。 AI繪圖

那會兒過年，爺爺奶奶給的壓歲錢也就幾毛錢。年年都給我壓歲錢的，還有房頭的安爺爺和安奶奶。

安爺爺名叫李永安，是我爺爺的叔伯哥哥，比爺爺大十多歲，中等身材，微胖，鬍子不多，性子溫和，慈眉善目。安奶奶個子瘦小，常年病痛纏身。他們的住處極小，就在芬爺家隔壁搭了一間泥屋偏棚。夫妻倆無兒無女，是村裏的五保戶，全靠生產隊照料度日。每到臘月三十晚上，安爺爺準會來我家，塞給我一塊錢壓歲錢。初一清早，我便拎塊糕點，去給兩位老人拜年。

二老早備了個草編矮凳，我跪在上面，兩手扶地磕頭，他們就忙往我手裏塞好吃的。

平日裏，我家有啥稀罕吃食，或是安爺爺家有了什麼，兩家總互相送禮。父母待二老如親公婆，我們兄妹五個，也成了他們的親孫輩。

芬爺爺和安爺爺家門前，有片寬敞的曬場，是台子上孩子們的樂園。我們總聚在這兒捉迷藏、轉圈、牽羊兒、跳繩、打彈珠。安爺爺安奶奶常坐在門口，笑瞇瞇地看着我們，渴了遞熱開水，餓了給小餅子，累了就招呼我們進屋歇腳。

尤其到了過年，這事從沒斷過，成了慣例。三十晚上，安爺爺安奶奶總會把壓歲錢，挨個送到我們兄妹手裏。

爸媽總過意不去：「孩子們還沒給二老磕頭拜年呢！」安爺爺總擺擺手：「不急不急，明天再磕。」

大年初一，爸媽準會煮好荷包蛋，讓我們給二老送去。天剛亮，我就跑出去搶大人們出行放炮剩下的殘鞭，用香蠟點着放，噼噼作響。到了安爺爺家門口，我高聲喊：「爺爺、奶奶，給您們拜年啦！」

說着便跪地磕頭，頭不住點着。二老連忙扶我起身，把點心往我懷裏塞，還特意備了零散小鞭炮，那可是我最愛的東西。

我孩童時，安爺爺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「要得嘍」。想來他們這一生，皆是平常心處世，慈悲心待人，我從沒見他們紅過臉，生過氣。我記事起，他們就已是滿頭白髮的高齡老人了。

只可惜，我十五歲去岑河中學讀高中，後來又去了園林場，八十年代初全家從農村遷到集鎮，老屋也賣了，就和二老斷了聯繫，連他們何時離世都一無所知，如今想來，記憶裏竟是一片空白。

如今我也老了，追憶二老的恩德，他們待我如親孫，我卻沒能盡半分孫輩的孝道，心裏滿是愧疚，更有說不盡的遺憾。

又到過年了，心底只剩一句念叨：安爺爺、安奶奶，你們才是我最親的人，我永遠懷念你們啊！